

记忆中的抗战



青山依旧在

——忆 1945 年湖南邵阳大山岭的一次战斗

饶平如

记忆中的抗战 征文

2010年，我时隔65年重回湘西邵阳西门外的大山岭，手捧鲜花，在山坡上昔日战友倒下的地方深深鞠躬，祭奠英灵，深切缅怀。登上山顶，这里是日寇曾经占据的阵地，遥望对面我当年作战过的炮兵阵地，正是那个如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山头掩护了我。脚下，日寇当年挖的交通壕掩映在杂草丛中，仍依稀可辨。“青山依旧在”，抚今追昔，格外感慨。如今，离开湘西大地已有70年时间，和平是如此珍贵，只有亲历过战争的人才更明白。

1941年，我在高二那年投笔从戎，历经四个月，花光了200元盘缠，还卖掉了羊毛毯和手表，终于辗转来到已内迁到成都的黄埔军校，1943年从炮科毕业，分至100军63师188团迫击炮排担任排长。在1945年4月至6月间的湘西会战中，我死里逃生，日寇则全线溃败，嚣张气焰大为受挫，残余部队116师团败退至邵阳城内，坚守不出，并在西门三公里外的大山岭上构筑严密工事。

188团追击在此受阻，双方对峙半个多月。7月上旬，军部命令188团派一个营向大山岭发起攻击，我所在的迫击炮排协助作战，听说助战的还有飞虎队的20架战

机。这天，天气晴朗，我带领全排凌晨起身，6时便达到山顶约400米外的一个小山头后面做好战斗准备。8时许，飞虎队的20架战

机果然排成一字长蛇阵来了，其中两架战机在日寇所占山顶上空扔下两枚汽油弹，不到30分钟，便将山顶碉堡周围高约2米的一圈栅栏夷为平地。随后，飞机又依次经过我们的迫击炮阵地，俯冲向敌军阵地，机枪“哒哒哒”扫射日军阵地，飞机只有几百米高度，我甚至看得见飞行员的面容。

紧接着，我们的迫击炮开始攻击，炮弹在山顶上连续爆炸，黑烟滚滚，100多枚炮弹倾泻在敌军阵地上后，一个步兵排30余人开始匍匐前进，在重机枪的掩护下登山佯攻。爬到距敌人火力口二三十米处时，步兵停了下来，因为突然发现敌人在右侧也布置了火力。很短的工夫，我看见十几位战友已经悉数倒地阵亡，领头的排

长身上穿着的还是早先从日军尸首上扒下的白衬衫。

到了中午，攻击仍无进展，这时，军令传来：“下午5点前如不拿下大山岭，营长提头来见！”随后，营长喊了连长和我们等几个军官一起去他指挥部所在的小草屋里吃午饭，饭菜十分简单，只有南瓜丝、泡菜、咸菜之类的，一边吃一边商量进攻计划。下午，攻击继续进行，遗憾的是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大山岭仍未能攻下，山坡上却多了许多战友们的尸体，当时这一幕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此战过后，我军仍在邵阳城外与日寇对峙。直到8月13日听说美军投下原子弹，紧接着又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188团也派出使者，走进邵阳城受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官兵们自然是一片欢腾，老百姓们也组织起了大游行。70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当年倒在大山岭的战友们姓甚名谁，然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作为一个亲历者和幸存者，我有责任要把这段经历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英烈们爱我中华的忠魂。

（本报记者 孙云 整理）



■ 饶平如在手绘画册《平如美——我俩的故事》中记录了大山岭之战

远征军新兵 赴印度学开坦克

口述 抗战史



吕力 浙江黄岩人（1922- ）。1943年毕业于四川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八期二总队工兵科，任中国抗日远征军战车第四营排长，在印度兰姆伽中国机械化学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受训，后任国民党辎重兵汽车17团4营特务连副连长。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黄埔军校建校91周年。1941年，我正是为了抗日救国才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八期二总队工兵科的学生。

记得1938年9月的一天上午，当时我在老家浙江省黄岩县中上课时，日寇数架飞机对我小小县城进行狂轰滥炸，炸毁民房数十间，炸死无辜老百姓数十人。



■ 在印度兰姆伽军事基地接受整训的中国远征军

图 TP

我亲眼见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医院遭到轰炸，院长汤祝山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悲惨之状，令人发指。我们的学校不得不搬迁到深山里躲避敌机。

1940年冬，听说黄埔军校招生的信息，我欣喜若狂，终于到了为罹难同胞报仇雪耻的时候！当时，报名者不知其数，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班的同学，而我当时只有高二，但我坚决要求报名，终于，有志者事竟成，经过笔试、口试、体检等，我被录取了！

1941年春，19岁的我辗转很久，来到江西上饶，再与同学们一起按照军队的编制，沿铁路徒步行再加重乘船，前往成都校部。一路

上餐风露宿，跋山涉水，沿途老百姓听说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学生，热情招待茶水。途经长沙时，适逢天津市厉家班京剧团慰问前线将士演出，我们也有幸获许观摩。戏台虽然十分简易，四周围着一圈竹篾席，台上的《岳母刺字》却令人鼓舞，感动了大家更加立志“精忠报国”。

我们新生先在入伍生队学习半年，然后经过考试分配学科，我被编入第十八期二总队工兵科。受训三年十分艰苦，教官总是教导我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饮食方面也很艰苦，一星期如果能吃上一顿肉，就已经是非常高兴的大餐了。



■ 青年时代的吕力

1943年10月我毕业时，正值滇缅前线战事激烈。由于我方装备落后，战事节节失利，远征军败退到印度，翻山越野，部队损失惨重，需要大量人员补充。而且，敌人已侵入云南境内数十公里，占领腾冲、龙陵等地，离保山也不过数十公里，如不赶紧击败日军，昆明也岌岌可危。因此，我要求参加远征军。

乘运输机前往印度途中，一路上见到不少飞机残骸，这都是飞越“驼峰”时遭遇强烈气流坠毁的运输机，实在令人惋惜。所幸，我和一起前往参军的同学们并未“出师未捷身先死”。

飞越喜马拉雅山，抵达印度的边陲小镇雷多，再改乘火车到达我们训练驾驶坦克的目的地亚姆伽。我们的营房是昔日英国殖民者关押战俘的地方，设备简陋，虽然在整修后安装了电风扇，然而，隔热设备较差，当地却十分炎

热，白天温度达到40℃，屋内的床板、地板、墙壁、桌椅等都是滚烫的，睡觉时，必须要用冷水洒地降温，然而，睡在洒水的地板上又使得不少人患上关节炎，实在是十分艰苦。

我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新成立的战车营第四营担任副排长，后来升为排长。坦克战车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车速快，装有大炮、机枪，普通步枪射不穿车皮，真称得上是所向无敌。我们要学习驾驶坦克战车和操作武器，要与坦克之间相互联络配合，还要与步兵协同作战。好在我们的战士大多是国内去的知识青年，学习起来比较快。而且，大家爱国热情高涨，不怕苦不怕累，即使夜间也天天训练，盼着早日上阵杀敌。经过一年半载的高强度训练，我们都成为了合格的战士，1945年6月，我营奉命到印度边陲重镇雷多待命，摩拳擦掌准备驾驶坦克冲上战场。

没多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听闻十分兴奋。军令传来，我们的任务改为将十轮大卡车运回国内，每辆车配备两名战士，高高兴兴地把卡车开回昆明，编入辎重兵汽车十七团，我担任副连长。然后，我们又驾车返回滇缅前线，一路把战争物资和战利品运回昆明，足足运了半年左右。

（本报记者 孙云 整理）